10

烙 zh14

RaPoetry

ISSUE 10 | 2025 APR

路人甲 主題詩

關於炷Ra Poetry

- 「炷」，羅馬拼音zhi4，音同「誌」。Ra為古埃及太陽神祇，象徵光明、溫暖、生長、創造。
- 炷 Ra Poetry以詩為火，揭火起意。將以詩為縱軸，橫向納入與主題有關的攝影創作、podcast、微電影、散文、雜文或微小說書寫、書法、建築美學、虛擬詩展、人物訪談.....等等。
- 一年共發行三期電子刊（每期不同主題）及一本紙本年度選集。徵稿各類型現代詩。以華文詩為主（可混搭但以華文為主），行數、形式不限（長詩、圖像詩、散文詩、動態超文本詩也歡迎）。
- 一個電子與紙本並存，平面與立體兼具的詩刊。不以一本詩刊為志，玩伙一本詩刊的可能。
- 飲古老的血，嗜年輕的詩。炷面前，人與詩平等。

路人甲 封面及全刊內頁攝影作者

山路，29歲，影像與文字的記錄者。

走在名為人生的山路上，以鏡頭與靈魂對話，穿梭日常中被遺忘的
光與縫隙，用盡一切真誠，再問初心。

炸 zhà RaPoetry

ISSUE 10 | 2025APR

審稿團隊：火星喵、邪火雲神、紅紅
本期主編：紅紅
藝術總監：劉寅生
刊頭題字：陳英樂

電子刊：年度每四個月出刊
紙本選集：彙整三期電子刊出版紙本年度選集

投稿/聯絡信箱：rapoetrytw@gmail.com

下期徵稿：2025年6月30日止
徵稿主題：微末三題之「微距鏡」主題詩。
以華文為主，形式長度不限之現代詩。
詩題自訂，題材可發揮創意聯想，與主題相關及延伸的意象皆可入詩，無需拘泥於字面意義。

兩個邊緣人的一天

編輯絮語｜紅紅

大學時我蠻常翹課的，成績沒多好，倒是從來沒作弊。每次歷史課考試前看大家都忙著拿筆記分配小抄，也都沒我的事。有一次教授火了，因為整班寫的答案幾乎一模樣。所以他給寫得不一樣的少數幾個人分數很高。包含我。

沒作弊的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我是班上時常獨來獨往的邊緣人；不孤僻的時候也總是和其他幾個邊緣人混。但我知道不是這樣的。我只是不屑抄別人的答案。

有一次，班上某個留級好幾年、拒絕兵役的邊緣男邀我去西門町。「我想體驗陪女友逛西門町的感覺，但女友不想去。」這麼瞎的請求我居然答應了。

那天我們去逛了誠品，然後他帶我去MTV看電影。我陪他看他宣稱已經看了幾十次但仍然被驚嚇的異形電影。電影好看但，我覺得可以看幾十次是比較異於常人的。

我們散步的時候都是他在說話。他喜歡Jim Morrison、說他是真正的詩人。畢業前得知他仍然要繼續留級，那天我把參考書整袋都拿去捷運站給他，向他揮揮手祝他好運。不知道他後來有沒有完成他那時正在寫的小說。他說他正在寫一部名為「原子彈」的小說。我說剛好我也寫過一首這樣的詩。

就這樣我們當了一天的朋友，像電影裡的一天。電影裡短短的兩個小時，對某些人來說，是足以放映一生的一天。

目次

關於烓 2
編輯絮語 4

路人甲 主題詩

01 庸常_楊諺珽 07
02 底片_陳嘉禾 09
03 躺在車底下的貓_火雲甲神 12
04 都市人_南方 13
05 叮噹_謝榮澤 14
06 Lirica——悼好友蘊中_陳家朗 16
07 貓_J.C. 20
08 路人_林閒 22
09 幻境之鏡_劉哲廷 24
10 愛哭城市的日常_漫漁 28
11 派傳單的人_彭慧瑜 30
12 金魚缸_亦林 32
13 前夕_賴相儒 33
14 金魚_宇正 35
15 不是情人_卡路 37
16 遊盪人_君島 39
17 譬如_言水 40
18 心錨_靜如 43
19 當我和你開始談論天氣_泊泉 45
20 凡夫_語凡（新加坡） 47
21 山行_澤榆 49
22 描圖紙_紅紅 52

詩，什麼？ 詩以及其它

路人甲 專題書寫

01 咖啡時光_楊書軒 54
02 失去名字的路人甲_王晉恆 58
03 寫詩路人甲——給2014年剛開始寫詩的自己_李文靜 62
04 抵達_澤榆 65

駐版合作

01 到站提示音podcast_漫漁 74
02 身體X詩X微影_劉寅生 75
03 詩之毫釐_吳國豪 76
04 一杯酒的時間 78

路人甲 主題詩

庸常

濕潤的眼睛一雙雙
搜尋著陽光烹煮的河道
折彎影子後
風撫摸彼此的動搖
目光自雨裡游出纖毛

行路人臨摹著庸常
把瞳孔留在街口的紅綠燈
待辦事項準時提醒：
錯過的來電等候著日子經過

而日子。日子是片刻的走神
所有聲音遂被劈成乾柴
耳語彈回自己身上
所有人都正在輸入
新的賭注、舊的密碼、近況
以各自的器皿承接
輕重緩急的鞋印

直到丟出的困惑
被成見列為專賣
柏油路上，水窪翻起顏色
一面鏡從身體生長
誰正端詳並為了
靠近而適當抽離，再為了
遠離預備足夠的耐心

穿過清晨裡陌生的樂色
無數臉在橫躺，唯有
移動時同步訴諸
前進的渴望。每一天

景物複製貼上
眼看更多的人成為
彼此的外人。時間伸出指腹
灌溉一簇幽靜的圃園
望穿雜物攀長，堆滿舊房間
走進自身的廢墟，卻仍
貪婪擁有考古的山巔

能相信嗎
金魚游在天邊
中途溫吐著蔽隱
與憊懶的泡沫
一塊骨頭和內臟
煨飽了流溢的光線
天空與雙眼遠比想像中還近
只是經常忘了抬頭

當翅膀收起風聲
濕氣翻肚，游離來去的歧路
人群復背過身，偶爾回頭
在正式被命名前
完成每一次散軼的沉默

楊諺斑

來自2001年2月。畢業於國北教語文與創作學系。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

@forward_yt

底片

我想要死在功成名就的那一刻

或者這一刻，睡前，一篇十頁的小說
一個美好的句子狗尾草般撓著我
像發燙的掌心攏住流過淚的雙眼
清晨流經食道的第一口溫水

或者這一刻，燈剛暗下的長途航班
空氣裏還有餐點的餘香
前方還有七千公里的航程
我的時間還是一支滯空的箭
尾部有藤蔓，纏著過去不放

我不是沒想像過空難
只是寫詩時，死也不顯得不祥
（布勞提根，《避孕藥與春山礦難》：
「當你吃了你的避孕藥
就像發生了一場礦難。
我想著所有
在你體內失蹤的人。」）

我想像一座影院在八千米高空解體——
二百三十個座位，闔眼前
人們在螢幕上選定一部影片
仿佛那是他們一生的底片
我選了一部散文電影，它讓我想起
一個夢醒的淩晨
我在不該夢到你的地方夢到你
我們對談。生命是臺詞

不如這一刻吧，夢醒之前
一張長凳，一地落葉
你的聲音化為形象之前
觸覺變為痛覺之前
暗化為明之前，愛成為愛之前

你知道嗎，我實在覺得幸福
當我寫出一個美好的句子
前夜我哭著睡去，狼狽得像看見體內的獸
我餵它水，渡它風，今夜它長成了靈

陳嘉禾

2001年生的文學愛好者和社會學學生。結束巴黎旅居不多時，仍期冀流動的生活。

躺在車底下的貓

有些恐怖電影，多適合
不止兩人圍觀的劇情

編劇設計最可怕的細節
男主角飼養一隻貓的同時也保養
一部代步工具

女主角毅然走出電影螢幕告訴我
她也有一種朋友
喜歡逛廢墟
常與鬼合照
為照片配上廉價音效，再每晚睡前用它
自己嚇自己

在大太陽底下
有人願是一部被曝曬的車子
就有人樂當
躺在車底下的貓
看一個個疾步的路人在各種景色中
要風也要雨傘

火雲甲神

作者常吃技安和小叮噹，暴打鹹蛋超人和哥吉拉，生平沒遇見過海賊王和進擊的巨人。

作者不愛安東尼。

都市人

那些尚未啟程的航班都砌進天花裡了嗎
長出了眼睛看夢的形狀
白得像很薄的沉默，像冷得一哆嗦
就這樣碎掉的清晨

如果想像是自由的，那麼
高樓後一定是一場風雪的暴烈
——這次我們都能看清它清白的模樣
來得及對時間表達歉意
然後，再退回安全地帶
像安撫一雙被香火燙傷的手
臉上又泛起潮紅

遙遠的詩歌這樣說：
如果能走過枯草和荒原，一個人
才算走過了冬天
而此刻你擦了擦窗
只希望素未謀面的任何風景
都能更清楚地遇見自己

南方
難以成為一個有稜有角的人，所以寫詩。
@_.ssouth

叮噹

在課室裡的最後
一排最右上角的阿達
是老師認為全班最乖的學生
沒有任何一位同學可以比得上他
因為他是未來的
科學家、地理學家、冒險家
生物學家、AI檢測員、太空爆炸
都不能阻止他全神看著你
上課的專家
或許他沒有一口氣吃掉
上課扔出來的月餅
還是乾糧
但他的筆記裡面，總會有
一個吃掉春聯的
叮噹

謝榮澤
我總是被分割——
90後，但記憶和靈魂都屬於00
香港教育大學，小學教育榮譽學士-常識（現分拆人文及科學）
喜歡雨，還有中文教育。但雨不是能控制的，他也一樣

Lirica——悼好友蘊中

——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而捨棄的。」

——「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約。」

1
聽聞你是在一人
賃居的屋裡，忽然
將自己變回了
一堆麵團（發現你時麵團色的
皮膚已經乾巴巴皺了起來）以及發酵
發酵的葡萄酒
讓你的居所成為了——家人
隔了好幾週才覺得不妥，遂闖了進去——一個酒窖
使沙發上那凹陷酒醉，那醉倒的
凹陷是你的守護天使；讓家人
闖進你的寓居時
就像是要走進，一個地下室裡有著悶滯
霉與臭味

2
那時當我聽聞這消息，世界便瞬即
在我眼前停頓，記得是陽光
照耀起一些塵埃於空氣中好似，羽毛飛散的模樣

——而當我回過神來，是下意識我的

眼神，盯著自己的手背，十指
是手背那面的十指那鋪在

關節上的皮膚，那皺褶

就好像是一隻又一隻閉緊的眼睛，就好像
是你的眼睛，靈魂之屬的

使我漸漸變成了一面鏡子，想著已然
活在鏡中的你。其實我也有過

最深刻的渴望無非
無非是去了解你，試圖

可我其實並不知道——想起上一次你約我
已是四年前了。那時我們坐在
台大的咖啡廳裡，四周
是玻璃圍繞，而你的談吐
就成為了窗外照進來的陽光
包覆的核心而我究竟
是不了解你的我不了解

像你從前比賽，跑400米，那時你才15歲
平常，不甚練習，就跑出了55秒的成績
每次跑完，你都好像快要
死掉一樣，有一次還要坐救護車，去了
急症室——記得，是陽光，那是七月的陽光照落
我的汗滴，便浮現如同碎片，如同
鏡子的碎片是鏡子
在這肉體上破裂，是肉體上生成
一面破碎的鏡子——而我終究是
不了解你的，我不知道

原來那不止是「好像」而已

3
而如今，當我想起了你，跑步時那大大擺動的
四肢，胸腔，那大大起伏的胸腔
你的胸骨，一隻骨的蝴蝶，牠讓你
流出了好多好多的汗，好多
好多的鏡的碎片掙扎
掙扎走出那肉體，又或者是
只是為了甩掉那個阻止了你自毀
很久很久的天使啊只是
因為那時你還小你還沒有
獨自一人，到大陸去讀醫科——
而我們跑步趕了上來，在一些時刻
剛好，成為了一個又一個
勉強趕上了你的天使——可能

只是你還不懂得。酒。啊將自己的肉身

還原成為一團
麵團，讓我們在殯葬彌撒，拿取聖餐時顫抖的手
手背，是手背那面的十指，那鋪在

關節上的皮膚，那些皺褶
成了一隻又一隻閉緊的眼睛

眼睛，讓我們的世界——一面破碎的鏡子

後記：

——「聽講係自殺，係佢大陸嗰間屋度。聽講係抑鬱症。」
——「發現佢嗰陣佢塊面已經白到塊餅咁樣。」
——「原來佢一直都有呢個傾向只係我哋冇察覺。」
——「吓？！……」
——「點可能啊明明以前我哋日日一齊……」

——朋友，最終我只是你生命中的路人甲。

陳家朗

98年生於澳門，臺大中文人，澳門別有天詩社一員。曾獲2022金車新詩獎特優獎、2023第25屆臺北文學獎現代詩首獎、2024第十四屆澳門文學獎新詩優異獎，及2024第45屆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詩作曾發表在《火寺》、《野薑花》、《創世紀》、《聲韻詩刊》、自由副刊及中時副刊。

一直寫詩，願能繼承詩人們的意志與光輝。

「但請你們不只看我的獎項，還請看我所愛的詩人們的詩，那些偉大的作品，以及我交給他們的小功課……」

貓

給2022年3月5日來我家造訪的貓：
你好。哈囉。請進。內有雅座
素未謀面，好久不見
途人經過蘇格蘭的高地
有看見那一家野馬嗎？
那時候馬和牛總是低著頭
大概也是一種甘願
因為是馬，因為是牛
「動物即奇蹟」，對不對？
那時候。
那時候，他說：
我把心傷起來，跳過陽光下的草原
跳過黑臉羊群，跳過綿延至地平線的金雀花田
跳過了一大群野鵝，跳過
便又瞥見那戶人家的貓
流離浪蕩，無心向學
也終究遇到有人造訪
因為良善
因為素未謀面
因為好久不見
你好。哈囉。請進。內有雅座。

J.C.
有時候相信詩。
Medium專頁 http://medium.com/@ethos-38757

路人

「我」的概念是一門死語言
我不停敘述我
像一枚陀螺在原地深挖
把語言的腳消磨殆盡

我不得不把自己淹到河裡
直到聲音漸漸變小
像一條安靜的
玻璃魚

在大街上隨波逐流地游動
透明的身體，是眼睛
每個經過的路人
都留下一雙眼睛的拓印
像每個人的腦袋裡
都有全然陌生的部分
正在做別人的夢

這就能解釋為何我的夢
總有我不知道的部份
我越不去看，門內的聲音越響亮
仿佛所有海洋動物
正趁著夜晚忙碌地進食
不讓我發現

而我是那麼飢餓、孤獨
著急地打開門
是一道自我的死胡同
閉上門，又是一種熱鬧的錯覺

我終究不會走出自己
卻能把萬物挪進體內

林間

在海子的死忌出生；在特朗斯特羅默的死忌出生；在惠特曼的死忌出生，是個幸福的人。

@ lamhan_poem

幻境之鏡

——寫給在迷霧中掙扎的靈魂

鐘擺穿越喉嚨，盪入胸腔
黃銅的碎屑沉入血脈，緩慢生鏽
時間輕輕顫動，如胎盤中的微光
在靜夜裡孵化螢火

倒影沿著地鐵軌道浮游，銅綠爬升
綻開隱匿的墓園，每座碑石都
映著模糊的唇印
像是某種尚未說完的離別

（黃衣人輕灑玻璃的種子，
鴿群盤旋，啣來風中的光。）

指針在掌心抽芽，緩慢旋轉
記憶在水流裡輕輕剝落，散落的字句
浮起，與光交錯，玻璃質的泡沫
映照出微黃的晨曦

新聞標題在夜裡閃爍
交易所的數字翻飛，燒成無聲的灰燼
廣場上，塑膠雨衣映照藍白的燈光
口號與棍棒敲擊受傷的土壤
震動地鐵深處沉睡的裂縫

沙漏傾倒，我們交換彼此的時間
指節輕叩歲月的裂縫，臍帶環繞喉嚨
彷彿溫柔的緊縛，所有說出——
「永恆」的人，聲音都化作遙遠的潮汐

▌

（黃衣人蕨類種子輕輕植入眼窩，
等到春天來臨，
骨骼將長出透明的花苞。）

▌

擁抱靜止在舞台中央，觀眾席上
映照細碎的光，我們的影子彼此縫合
在沉默裡編織一首緩慢的曲子

▌

廣告牌閃爍，播送無窮無盡的折扣
折扣之下，勞工的脊椎被壓成曲線
外送員穿梭車陣，閃避時間的嘶吼
霓虹燈覆蓋城市的倦意
人潮沉默地向前，在螢幕光亮處
停留片刻，又繼續消失

▌

聚光燈閃爍，輕輕震盪空氣
掌聲落下，宛若一場微雨，
振翅而起的黑色蝴蝶，帶走夜的
微光與呢喃

▌

（黃衣人用睫毛縫補地圖，
線腳間滲出月光的微溫。）

▌

午夜，塑膠花靜靜綻放，它的花瓣
映照夜的底色，鴿群駐足於燈火之上
街道彎曲，依偎入夢的輪廓
沉默如一張摺疊的信箋

▌

高樓的玻璃折射警鈴的紅光
地鐵站口擠滿等待的人群
城市吞嚥著無數疲憊的步伐
列車到站，空氣中瀰漫著電子聲響
推擠、進入、沉默、消失

I

大地低語，微光穿透錫箔的邊界
舌尖輕觸風的氣息，記憶
在指尖輕輕溶解

I

（黃衣人立於影子的邊緣，
身影隨微風散開，
最終化作光線裡的一道微縫。）

I

最後一顆果實在晨曦中裂開，汁液
在掌心暈染成溫暖的光，血液潤濕
泥土，孕育出潛伏的珊瑚
當它們緩緩浮起，天空開始開闊

I

鴿群輕輕啼鳴，帶來晨光的氣息
塑膠花的根鬚穿透時間，生長，膨脹
輕輕纏繞透明的軀殼，最終綻放成
一行行靜謐的碑文
寫滿無聲的詩句

註：「黃衣人」亦指「對世界的一種希望」。它是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慣用的影像設定，也是導演電影語言詩學探索的表現形式之一。

劉哲廷

台灣人／1979／著有詩集《某事從未被提及》

@劉小寶 @d_earbao

愛哭城市的日常

一盆多肉植物在咖啡館窗邊
陪著窗玻璃流淚
她其實不明白自己在傷心什麼
也許是身體裡儲存了太多雨水
需要發洩

這座城市大半年都在落雨
裡面的人看不見世界其實很髒
下水道裡充滿洗滌過罪的雨水
嗚咽地沸騰

地面上的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
毫無察覺地朝不同方向前進
直到他們觸撞邊緣

越不過牆
這城，慢慢下陷在自己的腫脹
吸飽雨水的街道
踩下去「吧唧」一聲
沒人聽到的告解

她還在固定的位置
陪傷心的人們把世界壓縮到好小
變成掛在毛刺上的
淚珠
彷彿如此，便能得到救贖

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仍然
毫無察覺地朝不同方向前進

世界每天一點點變髒
然後再被反覆清洗，直到乾淨
直到，面無表情

漫 漁
台北市眷村小孩，應用語言學碩士，台灣香港之間漫遊，斜槓的寫作人/語文教師/小農文創工作者/貓奴。台灣詩學和野薑花詩社成員、乾坤詩刊編輯。曾獲時報、台中、星雲、金車等詩獎，著有詩集《剪風的聲音——漫漁截句選集》以及《夢的截圖》，後者入圍2023年周夢蝶詩獎，得到「都市詩當代新聲」之稱。

漫漁社交平台連結：https://tap.link/manyupoetry

派傳單的人

紅燈，人群積聚
腳尖如歸心指向夕陽
你背對紅霞，靜候陌生的臉孔
如利箭穿透自己

綠燈放行
斑馬被人群踏碎
遷徙的步伐比秒針密集
如革命者，你走向人潮
向擺動的手遞上單張
期望幾近闔睡的眼睜開善意
為紙上飢瘦的小孩滴落晶瑩的銅幣

單張揮揚，如候鳥掠過無數拒絕
小孩臉上擦出皺紋
你們在空洞的瞳裏蒸發
貧富懸殊、戰爭與飢荒，匆匆
萎縮成隻隻不懂開合的手
哐噹，兩聲清脆在錢箱沉落
像極一顆心臟

不必為他們傷神，同工說
畢竟彼此只是路人，畢竟
生活從來與人情抵觸

彭慧瑜
香港人，寫詩新手上路，介乎會寫和不會寫之間。

@jipjipwriting

DEPOT
98
正
臻味胡椒餅

金魚缸

眼鏡行裡幾抹溶解中的金光
代言人擠滿缸邊海報，說愛著你
微風、生活和被擺設的水草
彷彿靜止在櫥窗，更大的缸
沒有昨天、今天的差別
牠們觀看，十二生肖各自引領車流，奔忙
掉落滿路使用過的早安、晚安

牠們軀體逐漸脹大
漂浮在尺寸漸縮的缸內
轉個頭，量測彼此散光度數
對看顧客近視的目光
計數魚飼料的消失分秒
打著呵欠，穿過城市霧霾的路人……
都如吃多刺魚般無趣

彷彿框住的湖泊河海
可有滲入你們？
儘管繁衍是種共同隱喻
平凡而不平凡的。
你們只想在半透明的日子裡
戴著墨鏡，拖著濕滑身軀
朝著彼此反覆游開

亦林
現職醫療服務業，亦為業餘的行山人。
@Rafael Hsu

前夕

一只打盹的懶貓
蹲在月台上
我同牠說話

「你要去哪」

牠甩甩頭神情高傲
往列車行駛的反向走去
我遂上了車
看向牠毛茸茸的背影
想著適才毛茸茸的問題
全身炸毛般豎起

「你要去哪」

當懸問變成了質問
我開始在玻璃霧上寫字
看窗外紛紛飄過那字

賴相儒

三十而立，定居花蓮，東華文學碩士。喜歡電影更甚於閱讀，偶有靈感便大喜過望。現正攻讀體育碩士。

Chat有畫要說

金魚

1.
把那些羈絆一一冊封成
路人
遺忘是劍鋒
脫鞘的是身骨

劍
以一生的額度拍打雙肩
為熟悉的人披上陌路的鎧甲

2.
我們從你的故事中出走，形成往事中領跑的騎士
在遺忘佔據的領地中燃起狼煙
尾隨你各種時間線上，自己與自己的
殘酷戰爭

無端接受
無端舉起
形容一切為業的容器

3.
把凸透鏡外的視角化成一座不善言辭的城
循環的問答
關押我們為不斷復述遺憾的奴

愛是對賭的親人與路人之間
身份與階層的
泡沫籌碼

4.
允許我也忘記你吧。你說
爲自己不斷設定一顆七秒的核彈

一生如果只在一瞬
是不是遺忘就不值得如此悲傷

宇正

90後。

試著以文字出走，我們都在彼此身上倒數計時的炸藥。

@Yuz Tiu @yuztiu

不是情人

我不路過臺北
卻等在煙火怒放後的街上

跨年的人群不散，路燈依然
踩在你背影上的小小寂寞
從去年延伸到今年
倘若不是氛圍太喧鬧
或許身形不會顯得太渺小

我那緊繃的笑容
迎接著一截僞裝的春天

跨年的人群散了，背影依然
包包是以往的沉重
把它擱置在面前，一堵喘息的空間
倘若這時候你轉身
或許會對上彼此的眼睛，黯然

我那磨脚的高跟鞋踏破一個謊言
我們不是情人，我是路人甲

卡路

新加坡人。在英文盛行的地方長大，卻愛上華文。
愛旅行、愛攝影、愛寫旅遊文作，疫情期間愛上寫詩，
最近還愛上寫舞臺劇本。

@Carol Mui

遊盪人

在地下室裡
撕開唱片的紙製包裝
讓螞蟻尋著糖味
從藍色的漣漪裡
橫豎斜捺　繞開
心在中間

有些捷徑
在命定的地圖上缺席
馬達在日光燈中驅動著
看不見的車輪
滾進　瓦楞紙箱堆成的
城堡裡

尋找對方臉上的鬍子
有玻璃眼的伊西斯
展開羽衣　順風
從日出直到日不落
趁機橫渡
納米比亞的綠洲

音軌跳到最後一圈
在餘震結束前　開始跳舞
讓眼淚調味　不會醉的酒
口唇抵觸舌尖

切記：不可一飲而盡

君島

1981年生，臺北人。

40歲後覺得有話要說而開始寫詩。

安雅泰勒喬伊和周迅的粉絲，專長是煮燉飯。

@jingcyber

譬如

譬如說，那些無法測量的事物
走遠，停在路燈之下
你點一支煙，照亮燈桿的影子
驅去你思索的事

譬如看見天邊的燕子飛過
煙霧把經過的麻雀薰走
站在煙灰缸上。等待明早的清道夫
把過剩的尼古丁與鬱結收集，埋葬

在堆填區：無法回收，無法火化
與合照，變餿的牛奶，上排假牙
在泥土下。混凝土上
無人記住那些曾經：感情，孕育，生命

當他們成為而今的一縷煙
癟黃的煙蒂也就落在冷地板上
踐踏熄滅的一切——
一切無法測量的，譬如文字，譬如愛

譬如你曾經踩碎的秋葉
或是一坨你不知道牠名字的狗的屎
譬如不抽煙的我
譬如不存在的前度，弟弟，祖父

譬如這教人列舉
終將被遺忘的那些
譬如的世界

言水
je ne sais quoi
@jin4seoi2

心錨

凌晨借由路燈窺視自己的倒影，
徒旅的公路、踱步的臥房
殘有行者寄託予子夜的流光。

二月，赤道旁的熾熱
太陽施捨光線，以反射顆顆雨滴
剔透黃黑皮膚的晶瑩，
順帶竊走遊民的起步。

放棄抵御，遷就
塵蟎在被褥裡交歡相談一宿。
節制收起在耳旁窸窣
喘息的唇和扮演的稚嫩。

未經打磨的眼睛，收囊著
年少輾轉於夜的軸心。
虛設的情感、飄逸的詞藻
碾壓在零碎的時日形塑成閉環。

迴圈，反芻自己橫跳
明室中輕蔑的理智、
暗房內喧嘩的底色。

行列的間距，足以
豢養另一個浮光靈動的宇宙。
睡眠中，垂釣一尾被自身鱗片流浪
斑斕的魚。

浮游生物，隨波
水域生態中逐流在暗夜掩護的海面
垂直遷移不受日照的深處。

尋座孤島，遺棄
定奪這生蜉蝣的心錨。
晚風輕拂海中央閃爍微光，燃起
眉心間輕狂躁動的焰火。

撈起，溺斃在夜色的漁夫。

靜如
生長在熱帶的19歲女孩，曾醒在夢裡。
目前，嚮往年輕行走在白晝的旅人。
@陈靜如 @jing_____ru

當我和你開始談論天氣

但是我厭倦了你的報夢
軟的硬的紅的藍的
終於我厭倦了我的厭倦
深的淺的凍的熱的
我厭極了照看那面鏡子
彎的直的辛的甜的
你可以說是我惱羞成怒
惱的羞的怒的悔的

當我們談論天氣
一束光可能就敲響了烏雲
你說這就是我今天的日記[1]
我分給你無關緊要的兩行
我巴巴地讀著
也許回了無關痛癢的兩行
這是我今天的日記
我徑直餵給了你揀擇的耳蝸

但是當我們不再談論天氣
並不代表天氣越漸明朗
入冬了長長的冬綿綿的夜
我們漸漸變得更加渴睡
有時我們甚至在夢中相遇
分享一把過於窄小的雨傘
或踩一塊私藏偏心的蹺蹺板
我們漸漸不再談論天氣
但是天氣
天氣本就不容置喙

你開始轉而談起另些話題
例如你陽光明媚的外遇
你陰晴不定的炒賣
氣象主播的那種表情
習慣誤報的那種篤定
而我
而我終於不再夢到你的驟雨
隔著一副電視框的距離
我的這端濕度乾旱

但是當我們又開始談論天氣
某些候鳥已悄然逃跑[2]
我並且對你說到站了我們下次再見
因為下次
下次可以是好的和壞的

註1: 取自夏宇詩作〈鞋〉「昨天的日記就寫在那封給你的信上」
註2: 取自梁博曲目《你會成為你想的那個人》歌詞「這裡的冬天又要來到 / 你這隻候鳥還沒逃跑」

泊泉
永遠的門外漢
@10.2j3

凡夫

你找到那本書
那句你記得的話
竟然不在裡面

你等了很久
看到熟悉的身影
那個人不記得你了

你走了很遠
到了遠方的城市
發現那裡沒有你想要的孤獨

你喜歡的歌崇拜的演員
他們都說是三流電影
你努力生活用心聆聽
到頭來發現自己只是沙塵

你有些許遺憾轉頭而去
這時剛好被某人看見
畫在一幅畫
非常不重要的位置
你驚訝發現
身邊還有叫乙丙丁的人
好像覺得那也是生命的祝福

語凡（新加坡）
路人甲。
@ealex41

山行

1

那天，我獨自走進電梯
一閉眼，就是一座山的回憶在降落

你我，走過初識的山腳
踏上逐漸傾斜的關係
山路迅速收窄成一前一後
我在前，負責選擇
無論對錯，都為後來的你鋪墊了落腳之處
我隨後，退成一個問句
交由你選擇
勇氣，已隨海拔升騰成一嵐從後的環繞
似乎在那一瞬間
就擁有了你一生的景色

我開始描摹你的山形
一條筆直向上的路就這樣從手裡延伸
彷彿一步就跨越了心的距離
與蟲和鳴，與花共香
我們，在最中心處，種下樹苗
期待它長成參天的愛
看見巨岩與洞口，就一同雙手頂上
好像合力托起了家與未來
再依循水聲，去追溯彼此的源頭

2

可感情，真有能一直捉緊的準繩嗎？

許多線索，在反覆摩擦後斷裂
彼此的掌紋，早綻開了無數支流
我們，卻又無數次繞回此處
就算用雨水與泥濘的翻滾來埋葬
就算鑿刻了彼此身心的棱線
就算回歸獸性
依舊只是在崖邊跳舞
不斷以身犯險，換取新鮮

經過一次，劃一道痕
那是我們面對情節的重複性
最新的抗爭
刻在樹幹的紀念
慢慢傾斜成條條穿心的箭
我們，偶爾獵物，偶爾獵人
偶爾撕咬吸食著彼此靈魂
偶爾想起諾言，也曾是黃鶯
後來積怨成山鬼，於深夜谷底徘徊
將神經，如樹枝一一踩斷

摩擦，想再次從對方身上取火
磨擦，眼睛光滑透亮
摩擦，看見心，黯成頑石
頻繁的碰撞，已碎入日常
我們，充斥著沙，卻不斷在漏
你的眼眶和所有我已知未知的孔隙
都洶湧出流水
源頭，竟倒映出我最初的臉
歧途、迷霧、末路
接連在我眼前盛開

3

你我，終究分道
而我，刪去一行行細節
得以繼續爬行
不知是跌入幻境還是抵達山頂
曾在記憶裡凹凸的事
突然被撫平
一直深陷的樓層街道被攤開
彷彿霧散之後
諸事之間隱隱繫著的因果
皆清晰如江河入海

還是不慎滑落
在死亡的時候醒來
想起我愛過你
我們曾同行
每一步
都有時間的迴響
落在我此生的山體

澤榆

1994年生大馬人。著有詩集《龜心》。

@jackyi.tey

描圖紙

因為害怕看見墜落
所以遠遠先伸出手

因為說不出答案
所以搶先開口

因為知道你會經過這裡
所以先走過來
埋下伏筆

疊上一張描圖紙
和你
在空間裡借位
在時間上偏移

為了避開護欄而絆倒為了阻止膝蓋著地把手擦傷將自己扔進舞台中央布幕突然揭開所有觀眾都抬頭看我。明明該找掩護卻像是在所有人的面前抱著馬路心甘情願將
錯就錯

天空裹上一層霧靄
橙黃色陽光斜斜打在高樓的牆與玻璃上
此刻我仍然不知身後的佈景是日出還是夕陽
還沒拿到劇本
只好先把剩下的時間過完

紅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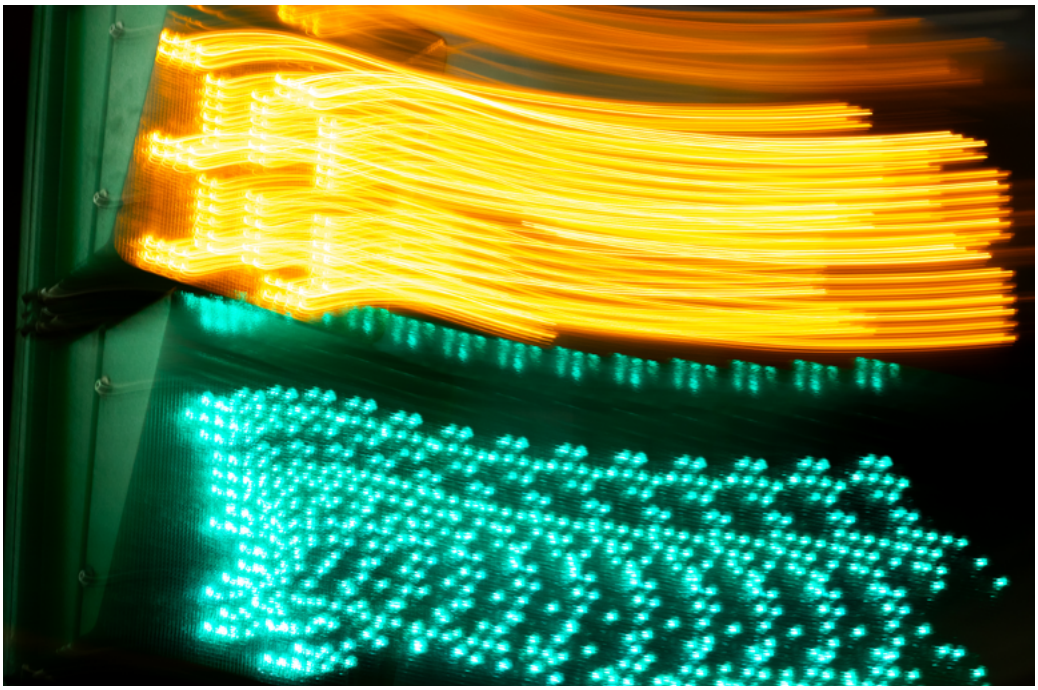
貓有時豹。喜歡寫詩、攝影，最擅長的是分心。

chuchupoetry

路人甲 專題書寫

咖啡時光

楊書軒



1

外出寫作時，常看見A小姐。

眼鏡總是滑到鼻梁，她的手不時去扶，卻又不太在意地任它滑落。翻開報紙的動作也帶點漫不經心，像是在尋找什麼，又像只是習慣性地翻閱。

她的頭髮微微亂著，髮旋像鳥巢般糾纏。她有點像夢遊者，讓我錯覺這座東部最熱鬧的小鎮，忽然變得超現實起來。

她的存在感微弱得幾乎被忽略，卻又因這種安靜，而顯得格外鮮明。

昨天，坐在我身後的女子，大方地說：「我不介意一夜情，那也是一種情感方式，一種身體的新體驗。」她的語氣自信，聲音不特別大，卻在人群中輕易地聚攏了注意。我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卻無法將她歸類於某種特定的形象——只是，在這個空間裡，她與A小姐的靜默形成了強烈對比。

A小姐，總讓我聯想到伊藤潤二漫畫中，那些仿佛活在虛幻世界，靈魂飄離的人（拜託，不是富江。）但她沒有那種詭異或侵略性，只是單純地，顯得遙遠。

說到侵略性，誰能想到，在外頭喝杯咖啡，也可能遇上一位二十出頭的女生，一有機會就咆哮，像是被什麼驅使著不斷喊叫。有次我讀書時，被她突然的喊聲嚇了一跳。她的親人來找她，我忍不住問：「她怎麼了？」 對方語帶無奈地說：「她卡到陰。」

A小姐顯然沒有卡到陰。我觀察到，她永遠只點一杯水，翻著報紙。我「喵」到她總是停留在求職那一頁。即使陽光炙熱，她的塑膠袋裡仍裝著雨衣，還有一顆麵包。她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不修邊幅，仿佛與現實的連結正一點一點鬆動。

每當看著她，我都感覺到一股強烈的存在感。我猜，也許她和我，是這間店裡最孤獨的兩個人吧（誰說的？搞不好她一點也不，是你孤獨的吧。）

2

點了一杯咖啡，邊審稿，旁邊來了一對男女，沒有吸引我的注意，等我隱約地聽到某些話語，意識到這是一對網友，初次見面。

我沒有仔細聽，繼續審稿，直到女子問說：「你不會覺得很臭嗎？」「習慣了就好」，原來男子在養豬場工作，我瞄了他一下，並無「刻板」印象，很潮，髮型各方面都是，有一雙好看的白鞋男子對養豬這事顯得不好意思，可能被嫌吧，但女子好奇的問，專注的神情簡直是鼓勵，他開始化身為養豬型男，和她談起養豬流程，談到他怎麼為小豬接生，怎麼從母豬身上把小豬慢慢的接生出來，「那也是生命你知道嗎？」

我一旁聆聽也莫名的感動……雖然他緊接著說：「不過他們很快會變成豬肉。」

「你要不要去看夜景？」「好啊」，女子回，就這樣，我目送一對談論養豬的浪漫男女，然後想著那神奇的一幕，男人真的會在女人專注的目光下渙發出神采（反過來也是），即使談的是接生小豬。

也想來約臉友或網友見面了，不知道有沒有養馬，餵獅子，去過侏羅紀，還是來自水星……。

我邊審稿，一邊看著許多進行中的「草稿」，不知道會不會一起形成美好的「故事」，那夜景我去過，搞不好很快，就在希臘星空下（養小豬）。

3

午後的咖啡店，陽光落在筆記本上，我寫著寫著，卻不自覺被角落裡的兩個人吸引。

年輕男子坐在窗邊，帆布包倚在椅腳邊，書本半開著，卻讀得不專心，目光時不時飄向門口。像是在等人，又像是在猶豫該不該等。

門被推開，藍襯衫男子走了進來，掃視了一圈後朝他走去。兩人點了點頭，像是熟悉，又帶著些陌生的距離感。

「好久不見。」藍襯衫男子開口，語氣不算熱絡，卻也不生疏。

「是啊，真的好久了。」年輕男子輕輕撫著書角，似乎在找話說。

兩人之間的沉默讓時間變得更慢，直到熱咖啡端上桌，白霧在他們之間蒸騰。我低頭喝了一口，想著這大概不是一場單純的敘舊。他們對望著的眼神，有點生疏、有點親密。我看著年輕男子欲言又止，我剛好寫到了一個章節卡住了。

「那時候……其實我有想再聯絡你。」年輕男子終於開口，語氣像是試探。

藍襯衫男子頓了一下，輕輕攪動咖啡，像是在權衡什麼，過了一會兒才說：「我也是。」

這句話很輕，卻讓空氣似乎變得鬆動了些。

我望向窗外，光線照在盆栽上，一隻蝴蝶停在葉尖，他們也靜止了下來，望著彼此的臉微笑著。我想多聽點什麼，但我必須要走了，離開前，我看著陽光灑進來，照在咖啡杯上，也落在他們的手邊，像是聚焦一樣，像是某種遲來的釋懷，我看著他們表情，還想著，這是友誼嗎？還是愛情？

楊書軒

東海中文，東華創作所。曾擔任詩刊主編、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想地圖執行人、金門駐縣藝術家。

榮獲時報文學首獎等。出版《鳥日子》雙套詩集、《火光》詩集。目前為作家、自由接案者、大學講師。

失去名字的路人甲

王晉恆

急診部的同事分享過，值班最怕遇見一個無名路人突然在路邊暈倒，然後被另一個好心的路人送來醫院的突發狀況。沒有身份證、沒有聯絡號碼、不懂其人背景與健康狀況，無從下手所以只好從頭到腳一一排查。其實，我所在的精神科更是如此，遇見身份不明的病患，需要排查的，還包括那個主觀，模糊且不穩定的精神狀態，連帶其人的家庭結構也要經過抽絲剝繭的調查，以準確找出病因。

那日急診部同事用有些物化意味的口吻轉診兩個沒有名字的病人給我：「吶，那兩個，就是你今天的禮物。」兩位病人，據報警將他們逮捕的路人稱，是一對父子，父親帶著兒子在市集鬧事，出於不明原因朝小販丟擲石頭，於是遭民眾聯合制服。

兩人身上沒有身份證或護照，連名字也可能是當下亂取的。父親自稱A而兒子自稱S。A口齒不清，當地保安猜測他應該口操類似東帝汶的土語，無人懂得翻譯；S則全程靜默，似乎在狀況之外，頻頻歪頭傻笑，認知能力有限，只能簡單回覆我的問題。值班沒有多餘時間仔細摸清他們的底細，出於安全理由，倆人都必須馬上轉入精神病房。A有暴力傾向，所以我為他施打一劑Haloperidol鎮定劑；S則繼續樂天地笑著，聽從護士的指示換衣，配合治療和入院過程。

抵達精神病房時，A已經冷靜安睡，反倒是S引起了護士們的不安。他滿口性器，看見女性就會說出「不如我們一起進房」這類強烈帶有性暗示的話語。病房情況稍微安定之後，我們的工作才要展開。通過社會福利部與移民廳，我們對兩者身份展開追查，確認他們是否真為「印尼來的偷渡客」。

隔日，A稍稍恢復意識，清楚重述他來自何方，卻澄清S不是他的親生兒子，他不過是因為S稱呼自己為「爸爸」，所以心軟帶著他到處討生活。反觀S，幾天過去，我們對其真實身份始終存疑，於是再度請求社會福利局動員媒體力量，將他入院的消息廣而告之，希望民眾提供線索，找到他的家人或雇主。

新聞報導早上出街，下午不少有關S的故事就浮出水面。原來，他曾擅闖民宅，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的動機為何。從民眾踴躍分享的情報中，我們發現他有諸多難辨真偽的名字，而每個名字都牽扯一段截然不同且荒誕的人生經歷。他的生命輪廓就像一組散落各處的拼圖，被我們逐漸拼組成型。我們懷疑，他小時候也曾遭人性侵犯，由於智力發展遲緩，缺乏引導，未能建立清晰的善惡觀，所以無意識地模仿了施暴者的言行。

我和同事感歎，如果以上臆測屬實，他的認知障礙反倒成了讓他免受應激反應或抑鬱陰影的保護機制。病房裡的他一派輕鬆歡笑，未經世事，看見護士搬重物就會主動協助。S的傻氣天真提醒著我，他不僅僅是一個無名氏而已。無國籍人士就像飄蓬一樣迴旋空中，重新拼湊A與S生命故事的過程，讓我想起電影《寂靜人生》（Still Life）裡那個社會服務員約翰，為孤單死去的邊緣人尋找親友的不懈努力。

葬禮是做給活人看的，約翰卻鍥而不捨替那個為社會所棄者舉辦一場體面的葬禮。他的奔走奉獻在上司眼中不過一種病態的偏執，在功利至上的社會更是浪費資源的表現。但是人們常言「蓋棺定論」。那個定論該由誰拍定？尋找親人的過程中，約翰從其他人的評價裡認識了那個無名小卒，哪怕是街友口中的惡評「worst beggar」（最糟糕的乞丐），都印證了那個人是活生生的存在，有著自己的偏好與厭惡，也曾經歷高光或齷齪的人生時刻。每個獨特的人都值得被紀念，這也許就是約翰賣力做這件事的內驅力。

回身審視主人公約翰灰暗，重複無聊且毫無成就的人生，似乎就會這樣一事無成地老去，死亡，應和著電影乏味、肅穆卻虛無的基調。電影名字「Still Life」特別有意思，可作雙重解讀——一是平靜的一生，二是雖死猶生。沒有人的一生是毫無意義的，約翰將他服務過的對象的大頭照集結成一本相冊。每一條線都是連接他與陌生人的情感連結，許多條線連成一張大網，大家彼此扶持，印證對方的存在。

約翰兢兢業業，踏踏實實完成一個又一個任務，為別人重整生命線的過程中，不知不覺成就了自我在這個世界的價值。這種「我因我們而存在」的處世哲學，在遙遠的非洲大地上被稱為Ubuntu（烏班圖），曼德拉曾這樣釋之：「旅人穿越國境，在某個村莊歇腳時，無需開口索求，村民便會主動奉上食物，給予照料。」

身邊不少朋友調職沙巴後，抱怨這裡當醫生不止醫病，還要操心病人的社會支持。複雜的歷史、爭議的邊界劃分與貪腐的政體造就了無國籍、非法移民等狀況。幫助無國籍人士的時候，腦海自有各種左派和右派的聲音在爭論——我們有沒有義務把國家資源配置給他們？人道主義不該是不分國籍的嗎？接受無國籍人士會增添國家財務負擔，但是他們不也是國家的勞動力之一嗎？

S的身份經過一個星期的探尋仍未見進展，同事發洩說道：算了，不如將他遣送回印尼自生自滅就好。當然只是氣話，我們都知道很多問題都無法以「一刀切」的方式解決，所以竭力且審慎地尋找兩全其美的方案，哪怕病房繁忙，為他找到真正的歸宿之前，也願意收留他多幾天，提供幾頓溫飽。

眼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人，擺脫宏觀層面上的各種理論與概念，當我們潛到最草根的階層，就會發現他們不是大數據中的數字，也不是每一次危機（比如疫情爆發時）首先被嫁禍，比喻為蛇鼠類的亂源。

A與S入院的那幾天，適逢川普宣誓就職。他最愛強調「common sense」，打著務實主義、基本常識的旗號，簡化性別、氣候與移民等議題，將世界回調到簡單粗暴的二元分化的舊時代。然而我想，看見一個活人生病就做不到袖手旁觀，輕佻處置，或許也是一種近似良知的「common sense」吧。

王晉恆

1996年出生于吉打雙溪大年，畢業於馬來西亞理科大學醫學系。目前為一名精神科駐院醫生，曾任《馬華文學》執行編輯、目前為《星洲日報·馬華讀立國》、《醫願·心專欄》專欄作者。曾獲臺灣時報文學獎、花蹤新秀散文獎、嘉應散文獎與若干大專文學獎。著有散文集《時光幽谷》。

@OngJingHeng王晉恆

@ongjingheng1996

寫詩路人甲
——給2014年剛開始寫詩的自己

李文靜

哥畫的那張聖誕小卡你一直隨身放在錢包裡。卡片的背面是你在冬日綁起馬尾，穿著羽絨服的簡單肖像。哥把表情畫得傳神——露齒笑，眼珠機靈地溜向右邊，那裡寫著三個字：大詩人。右下角的日期是2014，聖誕節。

如今已經過了將近十一年。卡片的邊緣沒有泛黃，仿佛這個願望還是新的，沒有變舊。現在的你還是會坐在桌前，打開Word檔，任憑一行空白和幾行文字，就輕易消磨掉一個下午或無眠的夜晚。與十一年前不一樣的是，那時你愛用畫滿格子的原稿紙寫詩，每一首詩都用不同顏色的筆寫成，你說詩就是那樣五彩繽紛的物事。

第一次知道詩是因為高一那年參加了學校在週六上午舉辦的新詩課。導師把一首首詩裝訂成教材，你看著那些陌生的名字：鄧阿藍、西西、夏宇、鯨向海.....想當詩人是不是都要先有一個詩意的名字？自己的名字會不會太普通了？於是你想了兩個筆名，海海和雨宇（都是因為喜歡雨的緣故）。兩個筆名交替著用，寫散文的海海和寫詩的雨宇。即便偶爾寫些尖銳的內容你也不害怕，筆名像是一件隱身斗篷，讓裡頭的人無懼赤裸、真實。後來，你把兩個筆名都捨去，寫在詩題旁的本名就像在提醒自己：每一篇作品都是為了要寫好自己的名字。

儘管寫詩這件事偶爾還是會引來身旁同學的取笑。高三那年的課堂上，老師忽然要每個學生站起來說說自己的夢想。這一個說想當老師，那一個說要當運動員。輪到你的時候，儘管你也想當老師，但當下卻說出：「我想寫詩。」坐在後頭的男生噗嗤一下笑出來：「寫詩？」老師的眼裡似乎也閃過一絲不確定，卻還是笑著鼓勵。你也跟著男生笑，他笑你莫名其妙，你笑他笑得太早，心裡頭更加篤定未來要讓大家都看到你的詩。

後來你開始投稿去不同的詩刊，參加各類詩獎。儘管許多時候都像獨自一人在山谷呼喊，沒有回聲。那樣安靜的時刻總是讓你忍不住質問自己，為什麼還要繼續寫下去？是為了投稿後得到的稿費？得獎後拿到的獎金？還是來自他人如花火般轉瞬即逝的掌聲？思索了一段時間後，你在筆記本上寫下：「我寫詩，是為了讓人們更喜歡這生活、這世界。」後來你又在網路上看到插畫家幾米說的一段話：「為了在這世界上留一點東西給我女兒，我把我的作品收集起來，讓愛我的人想念我的人，也許有本本子有一些我的作品，可以欣賞，我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所以開始創作。」十一年過去，你還沒有生下孩子，成為母親，卻有了更多愛你、想念你的人，於是幾米的這段話成為你第二個寫詩的理由。

你也相信莫泊桑說的，「才氣是長期的堅持不懈。」依舊在那無人的山谷上寫下一首又一首的詩，終於偶爾也傳來令人欣喜的回音，像是收到某某詩刊或副刊的刊用通知，在某某文學獎獲得優選，甚至還有一兩位編輯來向你邀稿。那些詩作連同你的姓名一次次發表在不同的書頁、網路上。每當這種時候，你總會慶幸即使緩慢，但仍然在寫。

看到這裡，你大概很好奇自己究竟有沒有像聖誕小卡上寫的那樣，成為「大詩人」。但這個問題我還不能回答你，因為我也還在追尋，追尋平凡生活中詩的蹤跡，那微小的火光，稍不注意便會被麻木疲乏的日子熄滅。所以無論是大詩人或路人甲都不要緊，願你始終能保留寫詩的魔法，如同愛之永恆。

李文靜

1998年生。曾獲金車新詩獎、台灣詩學詩創作獎、華人網路詩人獎等。作品散見於香港《字花》、《別字》、《大頭菜文藝月刊》；台灣《野薑花詩集季刊》、《乾坤詩刊》、《中華副刊》及個人臉書平台。目前也在「每天為你讀一首詩」臉書專頁擔任小編。

抵達

澤榆

1. 歡送

R要離職了。G辦了一場在KTV的歡送會，邀請了與R熟悉的兩組同事。G平常就愛給我介紹對象，這次剛好趁機拉近我們關係。本只是點頭之交，但通過選曲和歌聲，內向者如我也有了表達心聲和個性的途徑，我們也因此更認識了對方。

結束後，其他人都往地鐵站方向走，只有你在等巴士。這時G又一波助攻：「你需不需要一個男生陪你？你就陪她等啦！」你沒婉拒，我也樂意之至。這時，已過高峰，巴士空曠，容許我們並肩而坐。大概是此前的鋪墊已然到位，積攢的好奇心一旦有了出口，話題竟沒停過。

轉眼抵達巴士轉換站，你說送到這就行，不然住址可就被我知曉了。「星期五和週末的晚上最難過，你不覺得嗎？」我不解，你解釋因不知道該做什麼，比較寂寞。而明天正好星期五。「那.....你明晚有空嗎？」你問，在為乾燥的嘴塗上護唇膏之後。哦天！表面鎮定，內心已經炸開，我馬上答應。

「地點你選喔。」車門關上你的背影。我點開你的微信，似乎也打開了一扇通往寂寞的門。

2. 走走

帶你去吃了一間拉麵店。晚餐後，天色尚早，不想讓週五夜晚的探索在此結束，我們決定再去走走。恰巧位於一條美食街，話題就從口味興趣開始走，走過一些有文化特色的小店，再走進了商業辦公大樓，差一點就走到新加坡河口。我們追溯起彼此的起源和發展，又為何離鄉來到此地。本想繼續走到魚尾獅，但你阻止說：那就太遠了。

那天，夜景很好，晚風很好，你也很好。陪你坐地鐵回去，這次成功抵達你家附近的巴士站。「謝謝你今天陪我。」下車時，你笑著說。「不會。」我竟這般回答。想死的心都有了。面對你，嘴變得特別拙，很多話都像忘了怎麼說。本以為多年後，我已被訓練得能說會道，但此刻彷彿又被打回原形。「陪伴是相互的。」後來才想到如此回應應該挺加分的，只能懊悔。

唉，老毛病又犯了——太在意時，就會變得太小心翼翼。

3. 走遠

此次同行不禁讓我幻想起往後同行的可能。這是走遠了的信號，是久違的，是危險的。而第二次，到小販中心吃了雞飯，我就再送你回去了。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話，與第一次產生強烈對比。我努力找話題，你似乎已不再好奇。但這樣面對面也比信息好多了，至少看得見你的神情。與你信息，很多時候都只能得到延遲的簡單回覆，很難再深入。我也害怕會打擾你，不敢表現得太積極。於是陷入了焦躁的循環。

也許你忙吧，沒那麼多心思，也許你單純只想結交新朋友。後來也繼續嘗試邀約，但每次我都猶豫不決，所以總慢了一步。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吧，不敢貿然向前。有次約你，你還在加班，而我也默默地在一個角落假裝加班。你看我還在，說之後還要開會，今天可能沒辦法。剛好來了一場大雨，澆熄所有可能性。而你每次都說：下次再約。

我發現自己變了一個人。上班時，不敢信息打擾你，只敢從一些縫隙或刻意路過來偷偷看下你；臨近下班時，又在糾結著該不該約你。很煎熬，以至後來也不想主動了。兩個禮拜沒發起話題，你也沒找我，有點挫折呢，但一直不願承認。冬至，我祝福了你，還鼓起勇氣約了下週三。我準備了聖誕禮物和卡片，打算一次過告訴你我的心路。

但那天你竟病了，又是下次。

4. 信

L，

相識的時間不長，得誠實地說，仍不夠了解你的喜好或需求。所以就按相處的觀察和自覺有收藏價值的，挑了兩份禮物給你。一點心意，希望你會喜歡，也希望以後能有更多機會更了解你。

祝你聖誕快樂，願你一直開心安康幸福。

======

其實默默注意你很久了，以為就這樣了，只會是彼此的過客，但冥冥中似乎有股力量在牽引。

謝謝你願意轉動第一顆齒輪。第一次與你吃飯散步，心情有一種久違的開朗明媚。

但其實我並不清楚自己想抵達哪裡，也不知道你的確切想法。所以不確定我們要或能抵達何處，不管你的想法是什麼，都請告訴我吧，這樣我能將心態更好地擺放。

有時漣漪就這樣泛起了，但很難理清這份情感為何，就是希望能多一些時間和你相處吧。感覺像是回到青春期，但歲月也許教會了我該怎麼拿捏而不造成困擾。也領悟了若缺乏最基礎的火花，有些事是無法勉強的。

常瞻前顧後而裹足不前，到了一定年紀，有了一定經歷，總會有所顧忌。不知你是否也心有疑慮？我清楚自身缺點，總徘徊於自卑與自信之間，也越發體認到人與人之間可能存在的巨大差異，但這恰好又是有趣的地方吧！

有時我又想跟著感覺走，畢竟一輩子能遇到多少美好的人，多少只能擦肩而過，又有多少能停下認識，又有多少有緣並肩同行呢？

只是想捉住些什麼
或試圖解開生命
拋給我的謎題

不知道你那裡
有沒有
我的謎底？

======

「每段經歷都是禮物。」

5. 別送

「=======」之間的部分，我寫在另一張紙。若不打開，就只是簡單的祝福。

一本小王子、一張寫滿心情的卡片和一支護唇膏，最終沒能送出去。

那天，我在與巴士轉換站相連的商場兜圈，想等你一回覆，我就能很快地出現。雖然病了，但總該要吃飯吧？怎麼我在離開後才想到這點呢？想把禮物送出去的心情是如此迫切，也許更多的是想為這段日子做個了結。等了幾個小時，又是一場精彩的自我感動。不斷自我消耗是為了什麼？為何要把自己弄得如此卑微？

「人生難免會有遺憾。」面對我的堅持，你是如此答覆。我突然覺得自己有點可笑。真的有那麼喜歡你嗎？還是久無人煙的小路，只要突然有人經過，她就瞬間成了世界的焦點？先過好自己的生活吧。我已不去想你。

6. Last

你離職了。

今天是你的Last Day。我還是什麼都不敢做。聽到你跟多年同事一一道別，聲音有些哽咽。最後你似乎是特地經過來和我道別，我有點驚喜，但也只是坐著，依舊嘴拙地只說了兩次「保重」。看著你眼眶泛紅，大概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有多難過吧。而你也依舊客氣地回覆：「你也是喔。」

聽到你腳步聲遠去，我也決定離開，想再跟上你，賭一賭還有沒有最後再說幾句話的機會。然後我遠遠看見你拿著一束花和一個男生站在門口。竟如此戲劇性。我立刻打退堂鼓，想逃回辦公室又覺得奇怪，於是打算裝點水，才發現兩台飲水機都貼著「Maintenance in Progress」，多像在諷刺我的左右眼眶。沒辦法拖延了，只能走出大門。

見外頭已沒人，暗自慶幸又感失落，以為你們已經下樓。突然看見那束花被擺在窗口，啊，竟是去了洗手間。這一切似乎是有誰在嫌戲劇張力不夠才設計的。是的，我在洗手間遇見了他——鴨嘴帽、T恤、短褲、拖鞋、環保袋，但沒看到樣子。我以為你喜歡的人會在穿搭上和你差不多，畢竟你每天都那麼漂漂亮亮的。

我們竟一起等著電梯，一位同事及時出現拯救了我。可就算有多一個人在電梯裡，我依舊感覺快窒息。門開了，我們要去的方向不同，所以在一個路口分別。你轉頭看向我，那個眼神，彷彿蘊藏千言萬語。我又差點死去，最後也只能擠出兩個字：「拜拜」。不知你有感受到它們背後快決堤的情緒嗎。我還是什麼都沒來得及說。本來寫給你的，本來要送給你的，本來想跟你說的.....很多的本來，都來不了了。

7. 信了

本來還抱持著0.001% 的可能，但幾天後，我打開朋友圈，還是受到了暴擊——你放上情侶照，正式官宣了。

「要好好幸福」我自以為很酷地留言。

「嗯！」最後，還是你酷。

澤榆

1994年生大馬人。著有詩集《龜心》。

@jackyi.tey

駐版合作

到站提示音 | 身體詩微影

詩之毫釐 | 一杯酒的時間

到站提示音

●本期詩集分享：李進文詩集《靜到突然》

駐版 podcast 主持人漫漁在每期分享一本詩集。本集介紹的是資深詩人李進文的詩集《靜到突然》。漫漁在節目中談李進文的創作，並且朗讀詩集中一首令人動容的作品〈給父親〉。

【到站提示音】是詩人漫漁於2022年4月成立的podcast節目。這是一列輕鬆聽文學的慢車，詩人漫漁和你聊詩寫藝術，聊生活，聊一些看得到，或還沒看到的人生風景。隨興所致，在某個站下車，放下包袱，喝杯咖啡，給自己一個「pause」的藉口，準備好了，再上車「resume」，繼續前往下一站。

節目定期更新，其它單集內容請到**到站提示音**收聽。

主持人漫漁簡介：

台北市眷村小孩，應用語言學碩士，台灣香港之間漫遊，斜槓的寫作人/語文教師/小農文創工作者/貓奴。台灣詩學和野薑花詩社成員、乾坤詩刊編輯。曾獲時報、台中、星雲、金車等詩獎，著有詩集《剪風的聲音——漫漁截句選集》以及《夢的截圖》，後者入圍2023年周夢蝶詩獎，得到「都市詩當代新聲」之稱。

漫漁平台連結：https://tap.link/manyupoetry

身體X詩X微影

詩/作者/聲音演出：廖姵穎
演員：湘湘
導演/錄影/剪輯/音樂：劉寅生

影片連結

【詩之毫釐】書法 X 現代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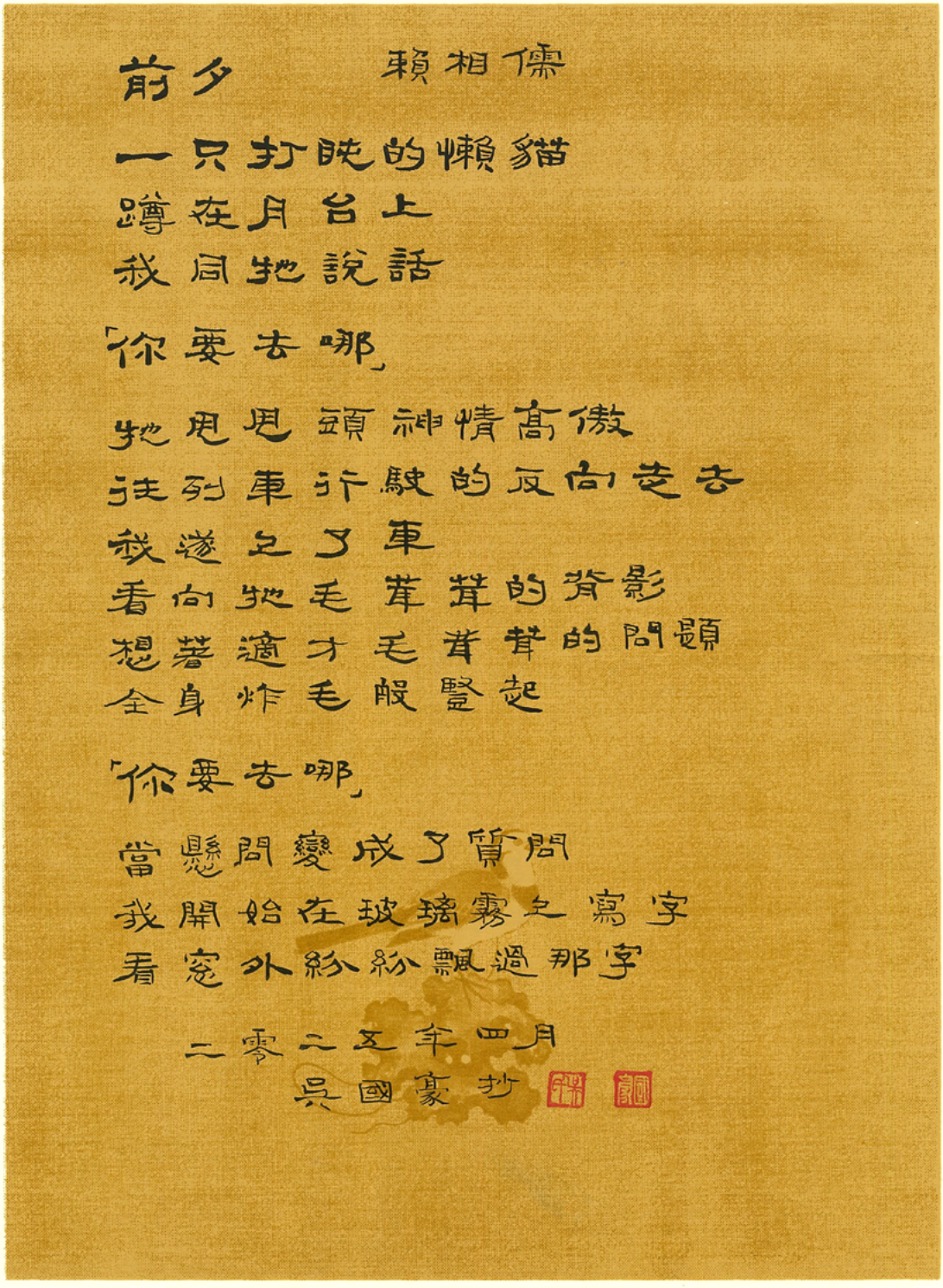
詩之毫釐

書法X現代詩

灹駐版書法家 吳國豪
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高級訪問學者
現任：何創時書法基會主任研究員/董事、
華梵大學美術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專長：明史、藝術史研究、策展、書法創作

本期灹RaPoetry由駐版書法家吳國豪老師選出本期收錄『路人甲』主題詩其中一首詩作，並以隸書在仿古宣紙上創作。(灹會將吳教授慷慨結緣的實體書法作品於紙本選集出刊時一併寄贈給作者)。

當書法跨界現代詩，會有什麼樣的表現？一起來欣賞吳教授揮毫賴相儒的詩作〈前夕〉。



前夕

賴相儒

一只打盹的懶貓
蹲在月台上
我同牠說話

「你要去哪」

牠甩甩頭神情高傲
往列車行駛的反向走去
我遂上了車
看向牠毛茸茸的背影
想著適才毛茸茸的問題
全身炸毛般豎起

「你要去哪」

當懸問變成了質問
我開始在玻璃霧上寫字
看窗外紛紛飄過那字

二零二五年四月
吳國豪抄

詩之亳釐
書法X現代詩

烓駐版訪談專欄

一杯酒的時間

單元介紹

深信詩人有著貓科動物的靈魂，某夜，在真實或虛擬的酒吧，月圓時分的狼嗷裡，我們認出同類。但不急著拆穿，我們淺酌，拒絕深談彼此的來歷。為破曉時刻回返人類肉身時留些餘地。

烓駐版訪談專欄

Part I
由火寺編輯群或客座詩人作家主持，和一位詩人/作家訪談閒聊並以文字呈現。

Part II
由受訪詩人以聲音演繹一首詩，並向聽眾介紹這首詩。

一杯酒的時間 ft.李進文

採訪 | 漫漁、紅紅
撰稿 | 紅紅

@李進文 不為人知的三件小事

● 一、每次出國我都會收集……

我太太的外婆習慣把一些老錢幣放在床底下，她過世後岳母送給我那些錢幣，我會邊把玩邊勾起某些回憶。更早之前我的母親也曾給我一些她梳妝盒裡的古幣，是從那時候開始我有收集錢幣的習慣。每次出國，我也會隨手帶一些錢幣回來，把它們放在罐子裡。這也是撰寫《一枚西班牙錢幣的自助旅行》那首詩的緣起。那時我剛從西班牙旅行回來，看著錢幣就會想起一些事。事實上我是真的一邊看著那些錢幣一邊寫下錢幣背後的歷史和旅途心境。尤其當時歐洲的貨幣還沒有統一，錢幣的種類特色繁多非常精美，有文藝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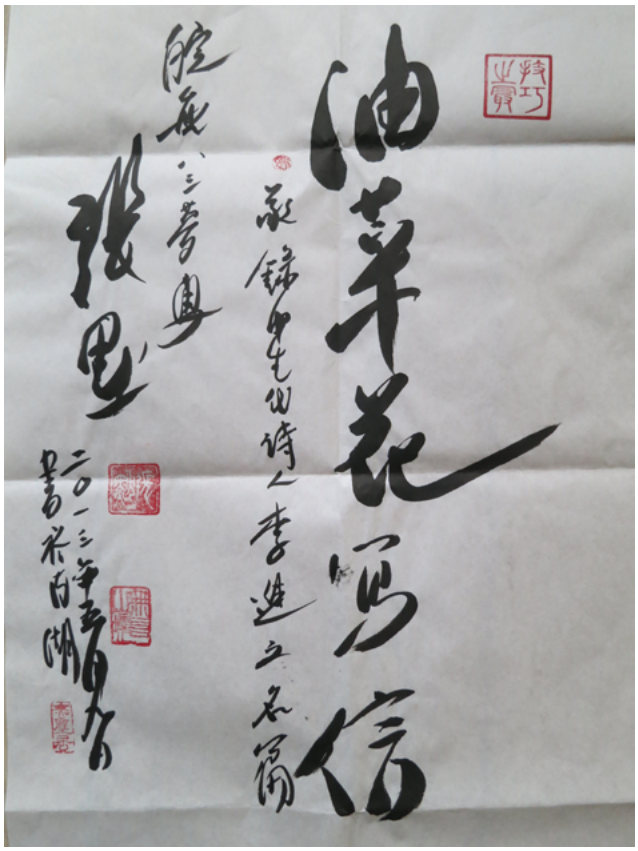
我後來因為企畫〈黃羊川〉紀錄片的緣故，時常有機會前往中國大陸甘肅和其他地方旅行。當時大陸各地的錢幣雖然有些品質不佳，但種類還算不少，尤其是古幣。今年過年岳母家大掃除，掃出一枚鏽漬斑斑的「大日本明治八年」錢幣，掌心那麼大，我拭淨，古樸銀亮，最近成為我最愛的紙鎮。

● 二、自己最鍾愛的詩集……

我自己最鍾愛的詩集有兩本。

第一本是《油菜花寫信》。這本詩集是和〈黃羊川〉紀錄片光碟結合一起發行的，算是一本用自由體詩句寫成的田調「側記」，敘述著人與土地的深情。但很可惜並沒有單獨發行詩集。

第二本最愛的詩集是我和高雄美術館合作的《詩與藝的邂逅》。這個合作案是我經歷過最艱難、最具挑戰性的寫作計畫。那時高美館請我從該館典藏品中自選三十件藝術作品進行詩的創作。除了要將藝術品內化，還需投入大量時間消化作者資料和論述。再者，每位藝術家都是大咖，因此倍感壓力。原本館方執行團隊還企劃要做成有聲書和音樂，但後來好像不了了之，可能跟預算和難度有關吧。館方還在詩集的最末幾頁添加除了我以外幾位畫家寫的詩，但就「書」的整體性，風格落差很大，是有點怪的。我也有建議書名，但沒被採用，最後我看到的書名（同時也是展覽名）有點訝異就是了。聽說這本詩與藝的合集除公家贈送之外，餘書上架很快就售罄絕版，公部門的書是不太可能再版的，有點可惜。我想我很難再有機會，這麼長期沉浸於為藝術與詩結合的創作，畢竟這種主題創作非常需要體力、耐力和想像力同時具備啊！



張默詩人寫〈油菜花寫信〉之墨寶

● 三、「我……，故我寫詩。」

我從小就是個很容易分心的人。國中畢業後同學們總是很感念升學班的優秀老師，雖然我也很尊敬老師，但卻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因為我都沒！在！聽！課！也不是特別在想什麼，就是很難專心，這可能是一種「病」。更奇怪的是，考試的時候我特別容易分心。例如大家都很專心在算數學題，我算一算就……自動分岔……。國中入學時的IQ測試，答案卡我還劃錯，最後也不知道智商到底如何。然後每次「大考」我的作文總是極差。如果正常發揮我其實可以表現得很好，何況我還經常代表學校參加作文比賽得到優異成績呢！但聯考時我的作文卻只拿到40分裡的16分，重考一年也才多了1分而已。

好在我有一項特殊的長處——我的「整合能力」很好，整合也是一種創意，能在混亂分歧之中快速感受和組織，然後抓住重點。這項特質讓我在某些工作上得心應手，例如擔任記者。記者必須在很亂的場景和很短的時間內抓到一件事或人物的重點。寫詩也一樣，要有重點，要有核心。「容易分心但又能迅速組合」在寫作上最能發揮的大概就是「詩」這個文體了。「我分心，故我寫詩。」

@詩作朗讀音檔與內容已經上架串流平台： 收聽連結

李進文老師特別朗讀一首〈油菜花寫信〉，除了詩作內容，老師並以文字的方式闡述了這首詩的創作緣起。

@受訪詩人簡介：

李進文，詩人，繪者。曾任讀書共和國遠足文化、臺灣商務印書館及聯合文學出版社總編輯，明日工作室副總經理，媒體記者等。著有《野想到》、《微意思》、《更悲觀更要》、《靜到突然》、《一枚西班牙錢幣的自助旅行》等多部詩集和散文集，另有跨域著作圖文詩集《奔蜂志》、美術詩集《詩與藝的邂逅》、動畫童詩繪本《字然課》等。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臺北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文化部數位金鼎獎等。

Shaerzhu

ISSN 29595673

炙

zhi4

RaPoetry